

汉代车马 形像研究

——以御礼为中心



练春海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HANDAI CHEMA XINGXIANG YANJIU

汉代车马 形像研究

——以御礼为中心
练春海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桂林 ·



责任编辑 = 廖佳平

助理编辑 = 王 淼

书籍设计 = 刘瑞锋 姚明聚 唐 峰

责任技编 = 王增元 伍先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车马形像研究: 以御礼为中心 / 练春海著.

2 版.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495-8774-2

I. ①汉… II. ①练… III. ①画像石—研

究—中国—汉代②礼仪—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K879.424②K89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222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 邮政编码: 410000)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300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2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HANDAI CHEMA
XINGXIANG YANJIU

特别鸣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戴梅可(Michael Nylan)教授对本书出版的鼎力支持



作者简介

练春海，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专业，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艺术考古、器物文化研究及当代艺术评论。出版专著《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器物图像与汉代信仰》，编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陈礼忠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刘立忠卷》，主编《制器尚象：中国古代器物中的观念与信仰》等，在《文物》《美国东方学会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民族艺术》《美术观察》《民族艺术》《南京艺术学院学报》《中国汉画研究》等国内外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

序 一

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近十五年的工作过程，主要致力于一项奉献性的基础工作，就是将有汉画专业研究以来的相关成果加以汇集，分别标识出主题词和关键词，交付所有汉画研究者和其他相关专家自由使用。这个目的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目录工作，其主要的诉求是建立对汉画学研究状态的批判性思考，并推进汉画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试验，全面通检、精密推进，以期获得更多的高质量学术成果。虽然这个良好的愿望未必能够收到预想的结果，但是至少从我们研究所自身的研究上，从这个奉献性的工作中也受益匪浅。最近我们又收获了练春海《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这个成果。

这篇书稿并不是简单地从研究综述的前期工作直接推出，同时还伴随着汉画研究必须进行的跨越性的推进。即使是著录的方法，也随着新观念和新技术的引入而取得了结构性的更新。在汉画研究



上,基础研究是对图像的释读,至今这项工作也还是汉画学的主要的成果的集中之方面。但是随着今天发掘成果的丰富和信息发布与传输的迅捷,民间收藏以及汉画和拓片造假的风气日盛,对个别的汉画材料进行释读已经缺乏强有力的可靠性和公信力。因此,有必要对一个“单位地区”(可能是一组图像、一个墓葬整体结构、一个墓葬群和一个地缘文化区域)进行通盘的调查和全面的审视,这就是汉画研究所在90年代推进学位论文时的第一拨尝试,收获了四川地区汉画研究(盛磊)、陕北地区汉画研究(张欣)、漆器纹样研究(张洁)、具有榜题的图像研究(王滢)、关中瓦当图像研究(陈小强)等成果。这些研究虽然在学院开始尝试,更多的研究优势实际上是在各个地区的考古部门和汉画保管单位。因此,随着康兰英研究员领导的陕北地区汉画调查和数据库建设的完成,由当地学者领导的全面的科学性的著录工作正在国家项目“汉代图像综合调查与数据库”的支持之下逐步展开,而汉画研究所的学位论文选题则推向如何解释某一类图像的问题研究:如何将汉画放在一个墓葬的环境中进行解释(北大的特聘教授巫鸿博士出色的中层研究法就代表了这个方向),或者把汉画图像放在墓葬与生宅的对比中进行讨论(我在德国的早期研究中使用的基本方法)。由于材料的日益精细和关注范围的逐渐广阔,我们收获了汉画作为谶纬活动中的图像(施杰)、汉画在门区避邪中的意义转换(陈亮)、汉画中历史题材的避邪作用研究(张文靖)等研究成果。但是,由于以《汉画总录》为最终标志的“汉代图像综合调查与数据库”工程估计还需要9~10年方能完成,中层研究的检验根据目前还无法全面周到地建立起来,并方便使用。也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的个案虽然可以作出精彩的解释和陈述,但是却无法全面检验证据,对汉代遗留至今的一切相关案例作出证伪的判断(绝对的证伪在

形相学研究中不存在,但是,信息时代研究的数据通检前提却不可以随意否定和忽视)。因为基础工程还未完成,所有的数据基石还没有建造完毕,因此,这类研究就会处在一种摇晃的状态。汉画研究所决定要与全体汉画学人合作,在互联网使用的元年(1995年)开始,用四分之一世纪即25年的时间来建造这个基础的框架。我们已经为此工作了16年,后面的几年正是形成成果的时段。

在北大,一批批的年轻学子和老一辈与同辈汉画学者一起,一方面建造着自己的学业,一方面奉献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做了汉画学也是中国图像志和形相学的默默无闻的工作。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在一定的时限之内完成学位,成为一个从事汉画研究的学者,进而成为大学的教授。对于他们来说,等不及做全部基础工作再进入研究,所以不得不把需要依赖数据库完成之后才可以批量性推进的研究暂时“搁置”,而把论文的选题转移到利用汉画的图像作为史料,提出并推进汉代或中国古代某一个“文化问题”的探索中去。这个过程与历史学的“以图证史”的方法有很大区别,对于汉画学来说,图像并不能简单地成为史料,图像必须通过解析和提示变成一个问题的切入点。这样,汉画研究所的学位论文就开始有意识地偏离汉画本身,转而指向由汉画带出一个文化课题,最近的三篇学位论文是汉画提示出的对酿酒和酒具的研究(郝元义)、汉画表明的坐姿、席位关系的研究(邵杰)和现在的这篇博士论文。

练春海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参与对图像的著录,也参加了对如何以图像解释历史的方法论的探讨,发表过相关的文章。这篇论文是从汉代遗留的车马图像提示出问题入手,对一些考古材料所不能概括的焦点,如对车马的使用仪轨、驾驭规范以及各种特殊位置和特殊形态的特殊意义进行考据。这种考据表面上



看起来也还是与《舆服志》以及相关的正史文献材料相印证,但是却有所不同。在现今汉墓中发现的残存的考古材料和正史中文献记载之间有一条巨大的“幽暗的地带”,这一段地带是我们研究礼仪、文化和人性最有发现潜力的地方。但是由于文献与物质材料之间相隔太远,中间缺环很多,稍有不慎,则会牵强。既可能会将考古实物当成史料的配图,也可能拿史料来对现存的考古发现的零星材料进行穿凿以至过度解释。在这个幽暗的距离中,汉画就变成了星星点点的光斑,因为汉画既有别于正史中的描述,也不是实物的现实使用状况,因为人们在墓葬图像中是用一种铺陈的方法将很多对于仪礼的设想和富贵的崇拜转化为不切实际的夸饰与奉承。如何来建造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之间汉画的连接和点示作用,就是这篇论文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所在。由于汉画的不确定性,既不确切知道图像是偏于真实,也不确切知道图像是偏于夸张,因此作者把握尺度的能力就显得尤为艰难,练春海作了极大的努力。这个研究对汉画学的研究多少不无启发。

朱青生

2011年6月于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

序 二^{〔1〕}

练春海博士不久前刚毕业于北京大学，请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欣然应允。该书的选题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象——古代的车马，因为“舆服”在古汉语中被普遍用为特定礼法制度与仪式的专有名词，它为当时正在迅速强化专制统治的中央政府实施法律或社会等级制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支持。练春海洋尽的论述在许多方面推进了清代考证学家以及 20 世纪早期学者们的研究，他不只是依赖于秦汉时期关于礼仪制度的规定，而是根据同一时期视觉材料的描述对这些规定作了重新的评价。被那些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视为圭臬的礼仪制度，也许并不为人所知，或者被大多数人所忽视，即使我们将当时普遍存在的地区和语言的显著差异搁置不论。近来学者们对已经出土的汉代墓室壁画、漆器或画像石中宴饮图像的初步研究成果

〔1〕 本文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何剑叶女士翻译。



表明,在对现有丰富的新材料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发现,因为新出土的大量材料首次让关于墓葬图像的一系列更为深入的问题的提出成为可能,尽管我们未必都能给出非常确凿的答案。这些问题包括:墓室中哪一类马车常常被发现与另一类场景联系在一起?(例如,车马图像通常出现在宴饮或其他母题的视觉图像组合中吗?)是不是有些殉葬器物常见于有车马的墓室?仪仗车队或马车倾向于出现在墓葬中的什么位置?通常在哪些社会阶层的墓葬中更有可能发现仪仗车队?假定汉朝都城设立了统治阶级成员的礼仪定制,是不是还能从中看出地区或者经济的差异?而又有哪些改变是发生在两汉时期的?以及那些御马图像与车舆图像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迄今为止,艺术史家们已经把车马或车马出行图像从它们富有想象力的视觉背景中抽离出来作了很多讨论,而练春海的新作告诉我们,在勾勒车马图像的复杂演变时,不能仅仅是随意地从文献或图像的角度为这些图像排序或者分类,而是要将这些图像重新置入墓葬的原境中去。

研究汉代的史学家与艺术史家们一直在争论礼仪规范的存在,许多学者曾和我一样假定汉朝朝廷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推行这样的规范,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实不然。长安帝陵的墓葬表明它们严格遵循陵园规模、建造材料与方法、装饰母题、殉葬器物的种类和数量的等级规定。里耶遗址让我们管窥秦代扩张曾长驱直入中原腹地之一斑,同时新近从张家山出土的汉代法律竹简清楚地传达了统治者试图尽可能彻底地采取秦代中央集权模式的意图。还有,经学大师荀子在汉代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难以想象早期帝国统治者会放弃任何在封邑、郡县及帝国的中心加强礼仪规范的机会,因为在荀子看来,如果不去避免那些由群体间不受限制的竞争所引起的

冲突,这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阶级制度基础将会受到削弱。^[1]荀子认为,对那些象征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与社会教养的恰如其分的丧葬仪式而言,礼仪的角色非常重要,以致它引起人们对这个系统某些方面的适用性(针对贵族家庭区别于平民家庭而言)讼诤不断。

此外,该书还着手于考察汉文化想象中的御手形象——一种有特殊旨趣的图像,从跨文化比较的眼光来看,这种旨趣可以用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诠释。汉朝统一(公元前 221 年)以前,对富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来说,御手象征着从早期贵族文化那里获得继承并广泛传播的典雅艺术;御艺则代表了一系列允许人们去理解宇宙法则和人类动机的神圣技能。有汉一代,学者的理论都在探索典雅艺术与专门技能在群体、国家,乃至宇宙自身方面可能的冲突,直到这个节点出现为止,此时东汉日渐衰微,作为对社会动荡不安、民众焦虑以及关于社会问题主流思想转变的一种视觉回应,牛车逐渐取代了马车。总之,这些母题的讨论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那些通过书写、碑刻、墓葬以及殉葬器物等形式留下痕迹的统治阶层成员的思想观念的认识。

基于如上原因,相信从事秦汉史研究的严肃学者会认可练春海,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学者,对这个领域所作的新贡献。本书的部分内容可能会引起争议,确实,该书实际上要求早期中国研究领域去重新思考许多被我们误认为是“常识”的内容。如果研究早期中国的学者们接受练春海含蓄的挑战,继续耐心地一个墓葬接着一个墓葬,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地把图像及图像组合进行艰辛的整理和统计,推进这个进程,毫无疑问,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对秦汉时期的象征结

[1] 有一点很容易被忽略,即至少有四个相互关联的等级系统在背后支撑着秦汉王朝的统治:(1)爵位;(2)官僚地位;(3)家庭身份;(4)阶级分别。



构和社会政治制度有比今天深刻得多的理解。换句话说,这是我本人作为一位年长学者的热切希望,因为练春海的勇气和学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戴梅可(Michael Nylan)^[1]

2011年6月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

Foreword

It is a signal honor to be asked to contribute the foreword to this new book by Lian Chunhai, a recent Ph.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The topic—carriages—could hardly be of greater importance, given that “carriages and robes” (yu fu 舆服) was the standard term used in classical Chinese for sumptuary regulations in particular and the rites more generally, thought to function as essential supports for the laws and hierarchies favored by the rapidly centralizing governments. Lian’s exhaustive study in many ways takes up the topic

[1] Michael Nylan(戴梅可), Professor,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where the Qing philologists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cholars left it, at once building upon the prescriptions from the pre-Han and Han ritual canons but evaluating those prescriptions in light of the visual descriptions from the same periods. (After all, the ritual canons, as pious prescriptions for those in high places, may well have been unknown to or ignored by vast numbers of people, even if we set aside the obvious regional and linguistic differences that prevailed through the area we now call China in the period under consideration.) Recent preliminary work focusing on the Han banquet scenes painted on murals or lacquers and inscribed on pictorial stones attests the potential payoff to be had from closer examination of the abundant evidence at hand, for the wealth of newly excavated materials makes it possible to pose for the first time a series of deeper questions about the iconography of tombs, even if we can not always provide an iron-cla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include the following: Which types of carriages are typically found in conjunction with which other scenes in tombs? For example, do carriage scenes usually appear in visual clusters with banquet scenes or with other types of motifs? Do certain types of tomb artifacts tend to be found in the tombs with carriage scenes? Which locations within the tomb are the carriage processions or single carriages apt to occupy? With which ranks of tomb occupants may we expect to find carriage processions? What local variations can we find from the norm (presumably set at the capital)? What sorts of changes were implement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two Han dynasties? And how do the ima-



ges of horses relate to those of carriages? Up to now, art historians have spoken of the images of single carriages or carriage processions absent their richly conceived visual contexts. In delineating the complex evolution of the images of horse-drawn wheeled chariots (che ma 車馬), this new book by Lian Chunhai asks us not only to sort and classify the many images, visual and literary, at our disposal, but also to reinsert such images back into their tomb contexts.

Han historians and art historians have long debated the existence of sumptuary regulations, with many scholars assuming—as I once did—that the court lacked the authority to enforce sumptuary regulations, and expressed very little interest in doing so. The evidence increasingly suggests otherwise. The tombs from the Chang'an metropolitan area seem to be finely graded by size,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materials, decorative motifs, and numbers and types of artifacts. Sites as Liye (里耶) allow us to glimpse the long arm of the Qin state extending even into the hinterlands, while the newly excavated Han laws from Zhangjiashan (張家山) clearly signal the Han rulers' intention to adopt the centralizing Qin model as thoroughly and as long as possible. Then, too, the influence of Xunzi (荀子), the classical master, was so great in Han that it is hard to imagine the administrators of the early empires foregoing any opportunities to enforce sumptuary regulations from their centers in the commanderies, counties, and kingdoms, for such reinforcements of

the several interlocking state-sponsored hierarchies,^[1] in Xunzi's view, would reduce if not altogether obviate the sorts of conflict that arise from unrestricted competition between groups. Xunzi deemed the role of sumptuary regulations so crucial to the proper execution of mourning and funerals that defined high cultural literacy and social cultivation that it was bound to prompt ongoing debates about the applicability of certain features of the system to noble families versus those of commoners.

In addition, this book undertak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charioteer in the Han cultural imaginary—an imag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n light of the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that can be constructed with classical Greek philosophy, especially Aristotle. Before unification in 221 BC, the charioteer symbolized to innovative thinkers the acquisition and wider propagation of the polite arts inherited from older, aristocratic cultures, and the charioteer's skills came to stand in for a host of superb “godlike” skills that allowed the technical expert to understand the cosmic principles and human motivations. During Han times, scholarly theories explored the probable impact of both polite arts and the technical skills upon the body and the body politic, not to mention the cosmos itself, until such point, in the waning years of Eastern Han, when cattle and carts came gradually to replace horse-drawn carriages, in a visual re-

[1] It is easy to forget that no fewer than four interlocking hierarchical systems enjoyed the state's backing in Qin and Han: (1) orders of honour (*junwei*); (2) bureaucratic rank (*guanliao diwei*); (3) status (*jiating shenfen*); (4) wealth or class (*jiejie fenbie*).